

中国制造应该努力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化,由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特别是智能技术含量转换,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化。

“新常态”如何转化为“新成长”



■ 管益忻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办报方针,力争要能有一个新的起色,或者说打开一片新的视野。

不平凡的2014年已成为过去,稳中求进,从“新常态”,特别是正待转化为新成长的2015年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充满奋进与挑战,继续秉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惠民生的年份。这就要求我们力挺创新驱动,把“新常态”有效地转化为“新成长”路径脉络探索清楚,其核心就是要特别强调从智能制造和工业4.0战略视角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国制造应该努力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化,由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特别是智能技术含量转换,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化。

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力促抓好“两手”,首要的是抓好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这一手和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另一手,特别是市场决定这一只手。同时抓好“双引擎”,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要打造新引擎,改造传统引擎。他讲了所谓的打造新引擎七把钥匙,改造传统引擎的四把钥匙。而《经济学家周报》或者说我作为个人,更要强调原创、实践、时效的

合起来看,问题就严重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像列宁批判机会主义者时说的,在试管里种小麦,它们都被局限在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的试管里,而根本置价值观于不闻不问。而贾康教授主持的新供给学派理论研究,其具体理论内涵不拟在此处阐述,他们把价值观融入其中,以价值观作为灵魂展开探究的治学方法,我以为这个方向是对头的,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同时,也正在于我们强调经济社会探究应注重价值观导向,并使之顶天(理论到顶)立地(实施落地),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与绿梦鸭·公益社之《绿梦母育工程》共同举办这个论坛的重要缘由之一。

再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解放资本。通过解放资本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剥削本性的同时,强调了股份制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功能和作用;杜拉克指股份制是人类两个最伟大发明之一。毫无疑问,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成就之一是发现了并不断发展着资本,以此创造日益增大的各种各样的财富,马克思资本化给我们的最大教益就在这里。世界上,只有资本能下金蛋,带来剩余价值,它为人类社会进步、运行发展提供了唯一的现实基础和无限繁荣的可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搞承包制一定程度地解放了生产资料,即从产权使用权上解放资本,解放生产力;而后来邓小平宣布搞市场经济,这是第二次解放资本,解放生产力。这是从产权市场化视角上解放资本。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首次提出之“市场决定作用”,则是全方位、大视野、大纵深的解放资本,解放生产力。要国有企业从管理资产过渡到管理资本,就是说,你的国有资产必须资本化,不是资本化就不符合中央的号召,这便开启了政企分开的新路径。大搞PPP、“铁公基”,金融等部门引入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大解放。再者,小企业不再限制所谓到位的资本多少,“一块钱”也可以办公司;不再限制注册资本等等,这都是从总体上解放资本、解放生产力。

必须明确,所谓“解放资本”决非要“解放”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多少年来总是把资本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放资本,(从而解放生产力)不是无条件“解放”的。然而,也要注意到资本的两重性质,资本可以激活人们的积极性和活力,使人们通过奋力创业,获增财富。小平讲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也只能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它不是任何仅凭个人评说和畸形践为的理论根据。当然,资本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其投机、掠夺和贪婪的本性。我们现在大、中、小很多的“老虎”都是从这里掉到陷阱里面的,这正是我们今天“打虎拍蝇”所应当在理论上搞清楚的。综上所述,总体来说,整体上看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解放资本,但同时又一定要关注资本的二重性质,在激扬正能量的同时,坚决抑制它的消极的副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要深入探索“新成长”路径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们当仁不让的任务和责任。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超过一打纲领。我们今天要紧密联系实际。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上有一个讲话讲得非常好。他说飞机在天上飞,我不管续航能力多么强,最后一定要落在地上,否则是要爆炸的。你这落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特别应集中深化的是新成长路径何在,到底是投资为主还是消费为主;新消费特点是什么?金融创新在新成长路径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结构转型同工业4.0,新型工业化问题等。我们今天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推出“绿梦母育工程”,这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内容。

在这里,我特别代表《经济学家周报》的同仁们,衷心感谢过去一年来或者多年来各位经济学家、企业家的朋友们对我们的《经济学家周报》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传统的新春佳节马上就要来了,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早年!谢谢大家。

(根据大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觉得“新常态”总的指导思想还应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建立我们的新常态的经济。中国现阶段“新常态”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市场经济有三个成分的关系值得我们来研究。

新常态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 邓荣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觉得“新常态”总的指导思想还应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建立我们的新常态的经济。中国现阶段“新常态”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市场经济有三个成分的关系值得我们来研究。我们要建立“新常态”的经济,第一位的还是要分析什么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里讲的消费者是广义的,生产者也可以作为消费者。比如制造业也要去买原料,对原料的厂家来说,工厂也是消费者,是生产型的消费者。我们现在一讲消费者都是居民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其实生产资料的消费也是消费者。还有政府采购,政府要采购,它也是消费者。所以,“新常态”一定要把消费者摆在第一位。我们现在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它不仅是国内的需求,也是国际的需求,是开放的。消费者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所以要找到新的消费点。

第二个成分是企业。这里的企业也是广义的,包括生产者,也包括提供各种各样的企业。企业是基本,消费者是第一位的成分,所以现在“新常态”还是要研究供求关系,就是说要找到新的需求点。这个需求点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说制造业过剩,这是一个笼统概念,实际上我们高端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研发和创新。我们现在研发的能力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差距都很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制造业没有研发出价值链高端的产品。

第三个成分是政府。政府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所以“新常态”一定要回到体制上来,我们还是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现在中国整体上还是受体制束缚,体制束缚最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成分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仍然没有把消费者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虽然这几年我们政府也进行了改革,减少一些审批,但总体来说,还是要加快体制改革,减少对企业的束缚,要引导创新消费的研究。这三个成分的定位要搞清楚。所以,要建立新常态的经济,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就是要研究这三个成分的关系,这里讲的是经济体制,当然如果再延伸到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那就多了。(下转03版)

中国金融需要一次大的变革

■ 程路 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2015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想实现去年中央会议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再加控风险,仍然是十分沉重的任务。在去年四个季度(经济指标)连续下行的前提下,在今年开年一个月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为去年总体上是完成了年初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第一季度7.3%,第二季度7.5%,第三季度7.4%,第四季度7.3%,平均是7.3%。但是经济尾数整个经济指标都不好看,经济人采购经济指数在50.1,汇丰PMI指数掉到了50以下,物价是1.5。

今年1月份仍然是不看好,估计1月份增速不会超过7.3%。调控当局实际也注意到了稳增长的重要性,因为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这个目标一提出后,让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家都出了一口大气)——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去年发改委从10月份开始不断地出台一批准大型的基建项目:铁路、机场和深水港等。大概一万多亿的投资,今年前15天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趋缓的,所以发改委在1月16日—29日又连续出台、连续批了11个大型项目,总投入大约1100亿。可以看出,这就是稳增长。这一点我们政府当局是看得非常重的,相信今年要实行稳增长的目标,会不断地出台一些投资和增长的项目,上马项目很可能是有增无减。特别是今年1月份,从国务院和其他七部委对房地产又出台了很多宽慰人心的政策和言论,要保证我们的房地产业能够稳定的增长。这些都可看出来,当前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稳增长的任务非常重。但是,现在一方面处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想均衡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2015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当然,有一些朋友也说,我们经济之所以下行,结构发展之所以失衡是不是“新常态”这样的政策所造成呢?实际上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很错误的,这是本末倒置的。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如果还保持高速增长,保持两位数增长,还能增长下去吗?那肯定是不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不得不进行调整,“新常态”这种说法实际就现在形势而言的,“新常态”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必须而为之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现在的跟整个的经济形势——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都有关系的。国内的经济进入了新局势,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国际上,现在金融危机已经6年了,现在这样一种复苏也是失衡的,是一种绕复苏。美国当然好一些,美国在去年三季度的时候,GDP竟然是5%的增长,这使美国人自己都吓了一跳——增长速度太快了。经济

总量是17万亿美元,5%的增长,那么大的体量啊!所以这个数字出来以后,什么“一年、两年中国的经济就赶超美国”的说法也都销声匿迹了。不过,到年底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并不像预想那么好,大概不到3%,全年美国应该是3%左右。所以美国经济还是趋缓。

去年美国全面退出了量化宽松,很多人预测美国上半年加息。现在看来美国(为)保证现在来之不易的局面,很难轻易加息,如果要加息也是在今年后半年的事情。美国的经济走强,美元走强,这个对中国,对一些新兴国家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新兴国家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货币很可能回流美国,这也是我们经济增长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欧洲国家情况是不同的,美国是美元走强,而在欧洲却出现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和货币宽松政策。欧洲从今年3月份开始要购买企业和私人的债券,每个月600亿,大概到明年9月份(一年半时间)会向市场输送1.14万亿欧元的宽松的流动性。这个对中国来讲,作为石油进口国,石油这样的低廉的价格在低位运转对我们来讲肯定是一件好事,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多进口一些原油,多储备一些原油,问题是还没有那么多存原油的地方,所以现在进口原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

我想在这一危机中我们国家的企业“走出去”也遇到了一些困境,比如欧洲五国之一的希腊,左翼联盟上台之后,马上要结束这种紧缩的政策。我们中远集团投资希腊的最大的港口前一段说有可能是撕毁了这个协议,这一两天左翼联盟政府又放出了不会主动取消合同这种说法,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管走出去国企还是私企都要谨慎而为之。而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有自己很大的优势,比如泛亚铁路,老挝段,我们云南的澜沧江企业就取得了580公里的投资修建使用这样的权利,相对就比较顺利。比如我们力帆企业,投资俄罗斯已经成了中国在俄罗斯十几家企业的龙头,非常之顺利。(该企业)投资建厂,现在的销售量已经占到俄罗斯市场的2%——现在是6万辆,很可能逐渐地就达到10万辆。在民营企业为主的,在我国香港地区注册的尼加拉瓜大运河有限公司,这也是民营公司走出去,民营公司走出去有很多自己的优势。

现在回过头来,我今天要说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金融需要改革。金融怎么改革呢?它就是要向实体和小微企业服务。正像去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所讲的,说我们金融之水要浇向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这个树,要使它们受到这方面的润泽。但是现在看恰恰这方面我们的小微企业,我们的民营企业,受到金融支持的“恩惠”根本就谈不上恩惠,仅谈“支持”也差得非常之远。我们国家现在小微企业,包括个体户已经达到了5600万户,它们平均都有差不多70万人的贷款需求,总数就应该有39万亿。按照银监会的统计,2013年,这些小微企业和工商个体户只拿到了17万亿的贷款,还有22万亿的贷款缺口,这个缺口不能够通过正常的融资渠道来获得。过去我们说小微企业贷款难,现在不仅是贷款难的问题,还出现了贷款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边界,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难的这些问题上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前段时间我们看奶农不断地把牛奶倒掉,把牛杀了卖掉,政府农业部出台文件,要

求保护奶农的利益,要收购这些牛奶。企业说给我一个面子,我先收吧。它低价收来了,收来了之后接着就倒掉。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再加工的话,亏损得更厉害。现在国内国外的奶的价格倒挂,所以它收回来之后,它就是一个(问题):牛奶究竟是奶农倒还是企业倒的问题。反正都是倒与不倒的问题,而政府要不要管呢?政府的调控在这里应该怎

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否考虑)建立一个监控预测的平台,为奶农服务呢?

还有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这个问题)。(这方面)可以学一学有些国家的一些政策,比如韩国、日本。(它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都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的发展。韩国的小微企业银行,日本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是最常态的,最到位的,最及时的。所以中国要不要成立政策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中央银行呢?我们有政策银行,像投行、国开行、农业投资银行,它们都有它们自己的业务分工领域,但没有一家是把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主营贷款需求的。成立这些政策性的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或者融资贷款中心,这个需要政府来发力——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成为大股东,成为出资的主要方面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现在政府批了五家民营银行,浙商银行、上海自贸区的银行、天津银行,等等,但是这些民营银行都是普通的。虽然是民资的,但是作为政策性的来反馈和补贴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仍然不够。

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金融需要一个大的变革,大的革命。

过去我们(的贷款)投向,说向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有风险,怕政策、信息不透明,结构不合理等等,存在着风险。(即便)它再风

险比你那些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还大吗?那些地方融资平台它们的冲动,它们所产生的泡沫,随时都处在一个特别紧绷的状态。地方平台现在有20多万亿,从去年开始就有6万多亿还本付息的压力,如果再用过去那种借新还旧难以继了。对于小微企业反而不行,小微企业贷款有了好项目,正在发展,它的贷款到期了,银行就要你必须再拿钱来,我才能再给你贷款;小微企业没有办法去找高利贷,年息20—30%的高利贷借来,把银行的钱还上。这就叫倒贷。还上银行再借给你还好,如果银行眼看着你还有一定的风险不贷给你,你这些

高利贷怎么还?你这个小微企业,就在这个地方破产了。当然我们说有的政策性的银行也还可以,农行最近提出了连贷通,就是说到期之后的贷款,我可以继续再给你贷款,然后你用这些贷款来还掉过去的款项来发展。这个是不错的,这个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向农业银行这样连贷通的发展模式来靠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金融,我们的投资已经进入了民资、社会资本为主的阶段。民资去年的投入要高出(国有资本)2.2个百分点,民资就应该受到普通的国民待遇,甚至还要给它一些特殊的待遇,给它浇灌;像李克强总理讲的那样,要给它(浇灌),我们的水要浇到这些树上,就是要浇到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身上,来促进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没有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所说的大众创业、全民创新、要实现新常态、过渡到中国经济稳定的发展,都将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的立场是要进一步地关爱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金融的改革刻不容缓!谢谢各位。

(根据大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